

明

史

明史卷四十三

佞倖傳

佞倖上

從來邪佞之夫其性柔媚為術工巧苟在上者頻笑一差即乘機以入其始進也或以材技或以給便或以玩好聲容或以浮屠方術浸淫沉溺而不返至於虧損主德濁亂朝常禍世傷民後先一轍如黠冠貝帶參乘同席廟主祠官出入永巷載在簡冊何嘗不臭聞千古而有明之世亦實繁有徒則擬其傑魁以彰炯戒殆亦無容或已者與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時成祖以燕王起兵過其縣綱

叩馬請劾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便辟詭譎善釣人
意嚮先發以為功王益愛幸授忠義衛千戶既即位
擢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帝由藩園起內
疑羣臣反側欲重法繫之既委任都御史陳瑛滅建
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戮者至數萬人綱覘帝指
廣布校尉於都城內外日摘發臣僚及民間陰事上
聞帝悉下綱治輒深文誣詆以稱帝意帝大以為忠
親若肺腑永樂八年秋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如故
綱既承帝眷威震朝野遂恣意貪虐用指揮莊敬表
江平戶王謙李春等為羽翼相倚為姦浙江按察使

周新廉直人也。網索賄無所得，遂誣逮以死。帝所怒。內侍及武臣當下網論死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飲。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罪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忽刑于市。其人死，皆吞恨。數使家人偽為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即獄中唱持大賈數十百家，罄其財，乃已。詐取交趾使珍奇，奪吏民第宅田莊，藉故晉王乾浚金寶計諸所直，以數百萬。又從籍故吳王多所隱匿，還輒服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奏樂奉觴。上壽呼萬歲。諸所用器物僭侈如乘輿，嘗喜道姑姿。

首欲買為妾恨為都督薛祿所先遇諸大內持銀鑲
祿首腦裂幾死祿恚不敢言道憲都指揮啞失帖木
不引避坐以胃費事捶之死多腐取良家子年十八
以下數百人充左右詔選妃嬪既試可令楚出待歲
綱輒錄其尤者內之別室莫敢問吳中故大豪沈萬
三富敵國洪武時已論死籍沒所滿皆尚富其子文
度患為人所持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
千兩及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願得從僕御列為外
府歲時供奉綱許之乃語文度徵吳中好女充後庭
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勢什五而中分之亡誰何者

綱頭為豪暴而帝不知寵信益至遂懷不軌志多蓄
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冀得所欲當端午帝射柳司
柳鎮撫龐瑛者綱私人也屬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
鼓噪以規衆意瑛如其言果無糾者綱喜曰是無能
難我矣為謀益叵測十四年七月中責擊綱者白發
其端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
磔綱于市籍其家家屬無少長咸戍邊且列其罪狀
頒示天下其黨赦江諫春瑛等誅譴有差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為錦衣衛百戶性機警沉鷙正
統末以指揮呂貴薦進千戶理鎮撫司刑久之遷指

揮食事坐累解職景泰七年所親劉孜掌衛事為之
黃緣復以故官佐理衛事兼鎮撫理刑天順改元與
奪門功進指揮同知旋進指揮使理刑如故五月達
言一人不能兼兩職請解其一命肅任理刑有浙人
謝通者為千戶佐達理司事其人讀書諸大體用法
仁恕達倚信之遇重獄多平反一時有罪者以下禁
獄為幸朝士翕然稱達賢然是時英宗好知外事倚
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達果得進果本由校尉趨走
達前及為帝所任頗恣肆達怒力逐之而果旋復任
用與達並列勢且出達上思傾達達畏之惴惴不敢

縱及石亨死有詔盡革奪門功達及果言臣等進秩
俱出特恩非以石亨故優詔留任四年冬謝通卒未
幾掌衛事都指揮僉事王喜罷達遂代之仍兼理刑
明年七月曹欽反果被殺達以守衛功進都指揮僉
事掌衛理刑並如故達自是勢愈張帝委任亦愈密
帝性英察自冲年踐阼政即尚嚴整獲辟益苛急思
以峻法絕群下小人輩由是得進用果既死達無所
憚且欲踵其所為說帝遣使偵中外不法事於是旗
校通四方告訐者亦日盛中外重足而立帝益以為
賢寵任益至外戚都指揮孫紹宗及軍士六十七人

冒討捕曹欽功賞白金達發其事詔紹宗及其從子
六人陳狀餘皆下獄盜竊戶部山西司庫金巡城御
史徐茂劾郎中趙昌主事王珪徐源疎縱昌等上言
今官民家被盜咸罪應捕人不聞罪被盜之家茂不
能嚴督巡捕反劾臣等何也時盜已被獲達因言御
史職當糾彈昌等反挾奸妄奏不可不罪遂皆下獄
謫官六年九月達言天下囚犯盡下本司而獄舍告
少因不能容請以城西武邑庫隙地增置獄舍從之
御史樊英主事鄭瑛犯贓罪給事中趙忠等報不以
實達劾其徇私亦下獄謫官給事中程萬里等五人

輪直登聞鼓有軍士妻怨冤萬里等以番戍日創不
奏刑名格之達遂劾諸人蒙蔽詔即下達按問已劾
南京戶部侍郎馬諒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
趙榮都督周知范雄張斌年老昏憤諸人皆罷去裕
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貪暴多杖人死且嘗衣黃衣閹
民兵帶怒命達遣官覈之遂執至京籍其家陳貨于
外庭命群臣共閱諸大臣請即正法乃戮之而榜示
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以下十人及先
後巡按御史吳玘等四人下詔獄臣等還職停俸三
年玘等謫縣丞御史李蕃巡按宣府有言其擅撻軍

職同軍容迎送者命下詔獄尋荷校長安門外數日
死御史楊璉巡按遼東韓祺巡按山西校尉言其妄
作威福卽命逮至京荷校于道祺亦旋死校尉又言
陝西督儲叅政婁良惡豪戶不輸賦用大杖水浸火
炙而撻之遂徵下吏獲輸贖還職湖廣叅議李孟芳
陝西按察使錢博福建僉事包瑛陝西僉事李觀四
川巡按御史田斌雲南巡按御史張祚清軍御史程
萬鍾及刑部郎中馮維孫璦員外郎貝鈞給事中黃
甄皆為校尉所發逮捕下獄瑛自以守官無玷為小
人所誣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至遣戍當是時校尉

所至如射虎鎮巡以下罔不惕息魏遠恐後湖廣諸
生馬雲被罪落籍赴京陳情不遂詐稱錦衣鎮撫奉
命墜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信之咸具賄致祭已而
事覺法司請還問毓等奉詔服罪乃宥之其一時威
嚴如此先是達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責教之曰
武臣不易犯如曹欽可鑒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為然
故文吏得禍尤酷既為帝所寵任權勢隆赫同列皆
下之獨都指揮袁彬恃帝恩不為下達深銜之彬妻
父千戶王欽籍彬勢鉅人財達廉知之奏請下彬獄
法司論彬贖杖還職達猶未快有趙安者初為錦衣

力士常役于彬後謫戍鉄嶺衛遇赦還改府軍前衛
至是有罪下詔獄達使言改補府軍由彬請託而得
于是復捕彬榜掠誣彬嘗受石亨曹欽反諸干搢者
贈遺用官木為私茅索內官督工者磚瓦奪人子女
為妾諸不法事獄已成未上軍匠楊頃素為彬所愛
擊登聞鼓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當是時帝委信
內閣李賢視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害賢寵
又以賢嘗諫校尉恣橫深疾之謬于帝曰是嘗受陸
瑜金酬尚書者帝疑之不召可半歲達令校尉同朝
覲官言鴻臚序班多索其賄即執序班二十餘人繫

獄賢規之曰罪一二人足矣何盡繫也且此曹索取
幾何若錦衣官校動以千萬計達不悅時四方奸人
多詐買校尉索財物達遣人捕之賢又規之曰校尉
得財多故人競買之不然何以至此達益惡之念朝
臣惟賢與彬為帝所信可以進言害己欲并去之及
是拷掠頃詰之曰汝豈知為此必有教汝者頃知其
意在賢即謬曰此李學士教我達大喜立奏聞請法
司會鞠頃于午門外帝從之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
執賢并訊當曰大臣不可辱况此小事耶及訊頃頃
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實門錦衣教我吾安

敢証李學士且累袁錦衣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
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罪絞輸贖墳罪斬
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墳時七年十一月
十三日也明年正月英宗疾病達知東宮局丞王綸
必柄用預為結納無何憲宗嗣位綸敗達坐調貴州
都勻衛帶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命達還群
臣廷鞠論斬繫獄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
罪如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戶清塔指揮楊觀及其黨
都指揮牛循等九人謫戍降調有差後當需錄命貸達
死發廣西南丹衛充軍卒

遼果者安平人也初為錦衣衛校尉陰驚殘忍能通
案牘指揮劉欽門達等倚為腹心天順元年正月英
宗復辟方大治奸黨果即縛錦衣百戶楊瑛謂為張
永親屬無亡以私怨執千戶劉勤于朝班奏其誣上
兩人並坐誅其兇暴無畏忌如此興濟伯楊善薦其
才授本衛百戶以捕妖賊功進副千戶又以曹吉祥
薦權指揮僉事帝為治尚嚴慮群臣比黨行私欲寄
耳目于左右伺察中外之不法者念武臣獨果強毅
敢任即以屬之果既承帝旨數撻拾群臣細故濫及
無辜坐罪者甚衆朝野側目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
瑾外戚會昌侯孫繼宗繼宗弟錦衣都指揮紹宗並

侵官田立私莊果彈奏之懋等皆服罪有詔切責還
其田予官其莊人悉下吏責戚震悚石亨恃寵而驕
肆為非法帝漸惡之果即伺其陰事三年秋亨從子
彪有罪下獄命果偕金都御史王儉赴大同械其黨
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果因發彪弟慶撫乘官馬
索飲饌嘗辱泰將及萬金都指揮何楫宋晟擅耕順
聖川官地諸事諸人亦獲罪還朝進指揮同知明年
正月果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俊等日造妖言頃先
祿寺火亨曰此天也富無賴二千人餘嵩伺朝廷動

止觀其心實怏怏懷不執亨遂付廷訊旋下獄死帝
既除石氏益倚任累累亦益發舒日遣校尉領事四
方所至張聲勢索財賄巡撫總兵以至監司守令富
家大戶莫不震恐多具酒餼選聲伎以樂之且厚饋
祈免即親藩郡王亦然久則以無所賄者執送門達
達輒鍛鍊成獄無或脫者兩人又克期督責必欲其
多獲罪人故是歲天下朝覲官陷罪譴者衆其奉命
逮捕者尤暴橫每至一州縣輒破數大家在京則占
良田攬課稅請托公事莫敢誰何由是四方奸民詐
稱校尉出入乘傳縱橫往來勒取財物平人受害無

所控訴既而果等亦知之恐致激變言于帝命都察院出榜嚴禁然而果等所自遣者終不能止也彭城伯張瑾以贖其妻稱疾不朝而與成國公朱儀武安侯鄭宏等會飲于私第果劾奏之詔瑾等自陳瑾等畏罪奏不以實復為都察院所劾帝雖宥之諸臣為惕息果所遣校尉報寧府弋陽王奠壘母子淫亂果即以聞帝誠異遣中官李廣駙馬都尉薛桓偕果往勘廣等還奏其証寧王奠壘等亦言無佐證帝怒責果果懼罪力執如初帝竟賜奠壘母子死方昇屍出甕而大作平地水深數尺衆始知其冤帝亦不能詰

果也初弘農衛千戶陳安與同列相毆訴于指揮使李斌斌不為理安怒欲奏陷斌斌文致安罪入獄遂殺之安家訴冤下巡按御史邢宥覆鞠斌懼厚賄石亨適按察使王梁在京亨囑梁言于宥薄斌罪于是檢屍者皆言安實自殺宥乃坐斌擅執軍官贖絞還職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蕃為石亨報讐果以聞遂逮斌等下錦衣獄籍其家門達遂坐斌謀反帝兩命廷臣會訊衆畏果不敢平反斌兄弟竟寘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為叔婢者四十六人時論以為枉果本由石亨曹吉祥進

用處得寵遂背之亨死後復伺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欽陰事密奏之吉祥父子大恨五年七月欽舉兵反先往果第呼出斬之取其首以去無何事平贈果指揮使果妻請其子襲職兵部言果無汗馬功法不應襲帝愍其死特命優給指揮僉事俸而門達日益用事方果得志時慮為怨家所攻朝退杜門絕跡非素厚者不敢干以私故為帝所寵任云

馬良其先紹興人世為金吾左衛指揮使遂家京師良襲祖職積官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預有功賜蟒服玉帶進都督同知憲宗即位坐結內侍王

綸謫廣西從軍自効成化二年黃緣得召還協守南
宗明年入理前軍都督府事四年三月出為廣西總
兵官明年十一月改鎮貴州尋卒于任良姿表俊美
初以幼童侍英宗于東宮及長益親暱天順時武臣
得寵者良為最凡行幸必從一日將獵于南苑早朝
罷群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午門中道內官夾
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則前承
馬者乃良也良後喪婦不數月即續娶鼓樂達禁中
英宗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偶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
情胡薄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然良雖見幸未嘗

假以權勢故亦無大通云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布政司吏考滿待選京師販事發當為民匿京師不歸知憲宗奸方術四方奸人多緣是得官乃從人學五雷法原結中官梁方錢義以符籙進帝試之驗特旨授太常寺丞時成化十五年四月也御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等交章劾孜省賍吏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乃改上林苑監丞然帝寵幸日隆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密封以進孜省益採取淫邪方術上猷與方等表裡為奸漸干預政事十七年八月權

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事攷省既入司置酒宴其
僚右通政王祖輅之不加禮攷省怒進密奏于帝明
日即左遷太僕少卿自是人咸畏之無敢忤者故事
寄俸官不得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攷省禮官及臺
諫亦無能執奏矣十九年九月進左通政自梁方以
邪說惑帝引進方士由是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
及僧繼曉輩官皆尊顯然權寵盡出攷省下時有李
文昌者自言曾遇異人傳鉛汞鍊銀術帝命中官試
之閏五月不就乃杖之五十斤還故里又有高宗諒
者以扶鸞進乃偽為丹藥云神人所降服之長生不

死為中官所覺詔革其右至靈典其黨三人並奪官
為民此其偶敗露者其他夤緣奄監附會邪說希進
者繼踵不絕其年十二月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
極言其弊乃敗牧省二秩為本司左叅議其他敗黜
者又十二人以塞中外之望焉明年十二月復以為
左通政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求言九卿大臣各具疏
皆言傳奉冗官之弊而六科十三道言之尤切帝頗
感悟敗牧省上林監丞其他冗濫者令吏部錄上其
名時以傳奉得官者至二千有奇部臣奉詔自勦戚
功陞廢叙外錄上五百餘人帝為留六十七人餘皆

斥罷中外大悅而致省緣是蓋疾廷臣思所以構之
時主事張吉員外郎彭綱亦以星變詆致省並構陷
之其年十月復以為左通政仍掌監事帝眷之彌優
乃構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忬獲譴又假扶
驚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
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
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採取時望若學士
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侍郎
徐溥李嗣大理卿張錦少卿馮貫通政黃孔昭祭酒
劉宣悉密封推薦縉紳進退多出其口一時執政大

臣萬安劉吉彭華亦從而附麗之勢焰熏灼不肖者
多奔走其門通政遙鋪之為倉都御史李和之為南
京戶部侍郎皆其力也江西巡撫閔瑤司經局洗馬
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其所排
擠者朝野為之仄目而牧省揚揚不顧也二十二年
十一月吏部奏左通政缺員命擢牧省通政使右通
政陳政以下五人遞進一官先是王親以忤牧省見
抑同僚咸謹遏之故政等悉緣以進秩然是時張文
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明年二月
復擢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八月憲宗崩孝宗嗣

位言官交章論列謫戍甘州遇赦當還中官蔣珠力
言罪不當宥復械至京下詔獄致省不勝撻掠以是
年十二月瘦死

繼曉江夏人出家為僧以秘術因渠方以進授僧錄
司左覺義大蒙恩眷十六年冬欲賣所賜璽持勅往
湖廣九峰寺乞往來付乘傳續食許之其母朱氏本
娼家女請旌其孝行禮部言旌表必有司陳奏本部
行憲司核實乃得旌請下所司如故事帝即命旌之
十九年進右善世尋命為通玄朔教廣善國師賜袈
裟數珠日進邪說百端誘帝為佛事度僧徒有所奏

請無不立從乃建大永昌寺于西寺邊從民居數十
百家費國帑數十萬諫官噤不敢言二十年十月刑
部員外郎林俊劾方引用妖僧左道惑上殫竭內藏
貽毒生靈請斬二人以謝天下帝怒下俊錦衣獄杖
三十謫判姚州俊既被譴朝野並疾繼曉繼曉亦自
虞禍及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從之
且命毋終即起供職帝性好異教嗣位之歲即以道
士孫道玉為真人成化四年封西番僧劉已堅叅為
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
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劉寶

已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弘善西天
佛子大國師又以其徒鎖南堅叅為淨修弘善國師
端竹也失為淨慈普濟國師竹錫詰命諸僧以秘密
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與衛卒執金
吾仗前導公卿貴人莫敢不避道每召入大內誦經
呪撒花彩讚吉祥錫予駢蕃光祿日給酒饌醑牲至
再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官見輒跪拜諸僧坐而受
之取荒塚頂骨為數珠觸髅為法枕用以進獻都人
為之仄目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嘗切諫不納禮官以
華人假冒者多議清汰劄已堅叅援永樂間故事乞

免詔華嚴先習番經有虔牒者已之無者悉汰自後
華人不得習番教然不能止也尋進封劉實已為法
王封班卓兒藏卜為弘修淨成悟法輔教闡範善應
灌頂圓妙西天佛子大國師十七年又封領占竹為
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慈弘慶妙應掌教翊國
正覺大齊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二十年冬又封
西天佛子劉失藏卜劉失堅叅乳奴班丹鎖南堅叅
法幹領占五人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闡
師禪師者不可勝計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充滿
都城大國師以上皆賜金印真人亦賜玉冠玉帶玉

圭銀章其濫如此自天子崇信異教于是四方無藉
之徒悉假方伎奔走京師而繼曉亦得乘其時竊國
師之號至二十一年正月言官極論其罪始勒令為民
追還誥勅度牒而諸番僧猶不勤孝宗登極言者交
至乃詔禮官議汰禮官言大慈恩大隆善大能仁諸
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諸僧七百八十
九人華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
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
人俱請貶黜詔法王佛子降國師國師降禪師禪師
降都綱自講經以下落職為僧悉遣還本土追奪誥

勅印章儀仗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
亦追奪印章及諸玉器僧錄司止留善世等九員道
錄司留正一等八員餘皆廢黜自是異教為清而繼
曉以科臣林廷玉言明年六月復逮治罪當大辟刑
官援赦例減死為民復為言官所駁卒棄市天下快
之

鄧常恩臨江人趙玉芝番禺人並曉方術常恩因中
官陳喜進成化十七年十月由道錄司右生童舉擢
太常寺卿常以符呪愈孝肅太后疾賜印章曰素籙
陰陽玉芝因中官高諒進累官太常寺丞以修玄谷

立世經天人歸德頌十九年六月起授本寺卿亦賜
印章有所陳奏封識以進又請註玉皇經未就丁母
憂特賜祭葬所司言常守制命奔喪畢即起視事乃
大治瑩域制度踰等還朝與常恩及李牧省相倚為
奸聲勢甚盛顧玘凌中不知何許人玘初給役大德
顯聖宮習扶鸞術假神降言禍福黃緣中官達于內
庭累遷太常寺丞十七年正月進少卿踰月喪母請賜
祭且給贈誥故事四品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憲宗
特予之吏部尚書尹吳因請并贈其父以省再給十
九年五月進正卿其二子經綸亦以父術進並官太

常少卿中以善書供事文華殿為鴻臚寺序班十七
年十二月擢中書舍人明年四月遷太常寺丞九月
進少卿又明年十一月進正卿供事如故群小遷擢
之驟未有若中者踰月以諫官言復為寺丞帝性優
柔踐位踰月即命中人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
自是相繼不絕迄于晚年其獎尤甚蓋當是時中人
為政內府諸監局及在外僧房道院廣集道書佛經
裨官禱曲及閭巷農說召人繕寫皆以中人領之錄
成上進侑以珍玩輒隨輕重得官以故左右近習各
樹門戶爭奇聞新籍以取寵所得賄賂亦不貲而梁

方為甚每一傳命姓名滿紙主爵者至應接不遑拜
恩私室者相望于道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多至
數千人朝野駭嘆而帝有請必從了不為意也二十
一年正月言官極論其弊以故省及常恩等為罪魁
且曰諸人每祈雨雪不效則極其褻侮偶或旬降輒
矯為己功尤不可不罪乃敗故省上林監丞常恩本
寺丞而王芝珏中等並如故其年十月復以常恩為
太常卿錫之誥命先是有沈政者為岳州府通判以
繕事寅緣中人改順天府通判供奉內庭尋擢太常
少卿既進用恩以奇計取寵請歛天下貨財充內府

之用帝怒曰政不守本業妄造事端何也必有主使
者命錦衣衛杖而訊之獄上謫廣西慶遠通判都人
快之又有郭宗者由進士為刑部主事以善篆刻為
中人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無賴者伍趨走關
廷心慚且恨漸以成疾竟不起有張善吉者常為兵
科左給事中坐事謫耀州判官秩滿赴京久不調用
秘術干中官高英以達于帝得召見因自陳乞復為
兵科都給事中士論以為羞乃至大學士萬安亦獻
房中術固寵其他無耻之徒稍負一技者莫不攀援
中人以進一時人情若狂而何瑾罪為最瑾厚結中

人陳喜得為錦衣百戶乃引進群小納賄求官而已
因以為利遂改文資為尚寶司丞他如丁永中以道
士為禮部侍郎蒯銅陳數楊通以工匠綱為工部侍
郎數太常卿通太僕卿朱奎任道遜以文華殿供事
奎為大理卿道遜太常卿任傑李景華楊杞以方技
雜流傑景華為通政使杞為太常卿張苗以承差為
通政使黃大經以鐵篆文為太常少卿謝轉以善捕
鬼為鴻臚主簿而太醫諸雜流加至侍郎通政太常
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即萬祺倪謙錢溥周洪鎮之
加侍郎劉爰之加尚書吏部尚書尹旻之加太子太

傳諸尚書殷謙周洪謨施純劉爰張鵬張鑒劉昭之
加太子少保亦出傳奉名器之盛于斯為極至孝宗
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官謫常恩王芝玘中大
經戍邊衛十一月以中官蔣琮言復逮常恩王芝及
大經轉下詔獄坐交結近侍律斬妻于流二千里詔
免死仍戍邊

明史卷四百四

佞倖傳

佞倖下

江彬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畿內盜起京軍不能制調遣兵彬以大同遊擊隸總兵官張俊麾下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為賊以功得賞後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七年賊漸平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軍過京師擣之遂不遣彬因錢寧見帝帝眎矢痕呼曰彬兒健能滿耶彬狡黠強狠而狀貌魁碩有勇力善騎射喋喋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嘗與帝奕不遜千戶周麒叱之彬

竟陷騏驎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稟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鋪花氍毹百六十二間制與離宮等帝出遊幸皆御之時寧勢薰灼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搏虎召寧寧縮不前帝弗樂彬急趨進虎方迫帝彬力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寧他日潛短彬帝不應彬亦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始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號悍京軍脆弱請互調京邊軍內外搯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號外四家縱橫

都市民被其患每團練太內間以角紙之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冑相錯幾不可辨八年命許泰領敢勇營彬領神威營改太平倉為鎮國府並遣兵建西官廳于喬武營彬前從寧果討賊殺平民冒首功給事中潘頊覆實以聞置不問未幾賜彬國姓令鎮國府兵俱入西官廳操練彬與泰並提調不妨營務十年三月遷都督僉事彬奉帝喜並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並召侍豹房同賜姓為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又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領以泰等四人

號義子四鎮軍彬兼統之帝自領群奄善射者為一
營號中軍晨夕馳逐呼噪禁達九門甲光錦綉照耀
宮苑帝時臨閱名過錦諸軍悉衣黃單甲泰琮周等
冠遮陽帽帽上飄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
書王瓊得賜一翎冠之下教場自矜殊遇彬既忌
寧欲導帝巡幸遠寧便自擅為奸因數言宣府樂多
美婦人且可觀邊叢馳騁瞬息千里何鬱鬱居大內
為廷臣所制不得自由帝然之十二年八月即急裝
微服出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止之不聽
至居庸關御史張欽閉關以死諫帝不得出乃還數

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帝
因得度居庸至宣府彬為建鎮國府第悉葺豹房珍
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時時夜入人家並索婦女以
進衛士樵蘇不給毀民廬為薪而帝樂之忘歸稱曰
家裏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集諸將禦之諸
將王勛等力戰至應州寇引去斬首十六級官軍死
傷者數百人是日微勛未與幾殆猶以捷聞京師帝
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自稱鎮國公所駐蹕稱軍
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璽格至二三歲前後
切諫者無筭都給事中石天柱至刺血上疏帝用彬

言恣置不省帝在宣府迎春彬令俳諸戲劇飾太車
數十輛載諸伎女而以群僧雜坐其中車既馳令諸
伎執圓毬交擊于是傳伎頭互相抵觸有墮車下者
帝視以為笑樂十三年正月還京數念宣府不置二
月彬復導帝往因幸大同聞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
喪將葬如昌平祭告諸陵遂幸黃花密雲諸路所至
多掠良家女先幸御建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
不敢言猶載以隨永平知府毛思義忤彬意下獄謫
官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聞遽速
恭死詔獄帝駐大喜峰口漁獵將致朵顏三衛花當

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基元陳四不可不報帝
既還下詔曰近年北寇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期于翦滅命
彬為威武副將軍錄應州功封彬平南伯子三人錦
衣衛指揮泰安邊伯琮周俱都督陞賞內外官九十
五百五十餘人冒賞賜以億萬計彬又導帝速歷邊
塞乃復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幸總兵官戴
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
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大寵幸
載歸彬與諸近幸皆母事之稱劉娘娘十四年正月自太

原還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帝東西遊幸凡歷
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
無倦容尋還京而南幸之議起刑部主事汪金疏陳
九不可且極言耐酒當戒帝不省時帝日夜酣飲嘗
以杯杓自隨或酒未及溫輒飲之羣小利帝昏醉伺
稍醒復以酒進故金疏切指之帝又自稱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遂降勅南幸廷臣百餘人
伏闕諫彬故激怒帝悉下獄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議
得寢會寧王宸濠反復贊帝親征下令諫者處極刑
命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

是時張銳治東廠錢寧治錦縣彬兼兩人之任權勢
莫與比遂尾帝以行尋間止寧令董皇店役寧不得
從八月發京師至保定巡撫伍符張宴行酒相與為
藏闔之戲符探得闔帝不悅投之地飲符數瓢符醉
頽然乃大笑至臨清山東守臣進宴宴草略帝笑曰
慢我何甚及宴巡撫王珣獻觴步緩帝目之神周林
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治河都御史龔弘恐帝誤
以為珣趨進自言姓名彬從旁厲聲叱之龔并罪二
人帝不為動初帝之南發也劉姓疾未及從約以王
蔡召帝渡蘆溝橋馳馬失蔡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

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倉皇自乘輦舸疾
歸載姬俱南道遇叅議林文繼舟見其妾美即奪去
十一月至徐州彬先飾龍舟迎旌旂蔽天順流東下
漁清江浦再漁汜光湖者累日彬不時矯旨有所徵
索動輒鈔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十二月至揚州
即民居為都督府中官吳經先至遍入民家剽處女
寡婦破垣毀屋哭聲夜震遂收諸婦女于提督府有
愧怨自經者帝數獵城西命神周取鷹犬泰州即東
衍草場大獵三日以劉姬諫稍止復漁于儀真新開
初令中官張雄等選妓至是覓閱之取其半入舟至

南京十五年正月迎春傳諸將如宣府彬率遣兵數萬縱橫跋扈成國公朱輔見彬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秦贊尚書喬宇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之抗彬氣稍阻六月辛丑首山諸軍夜驚訛言彬欲為逆久之乃定而是時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南京諸臣伏闕極諫彬欲激帝重譴之其黨勸阻乃止時宸濠就擒繫舟江上數訛驚將為變帝心疑閏八月發南京九月過淮安至清江浦漁于積水池舟覆被溺遂得疾初車駕之西巡也大星隕地震黑霧晦冥入太廟風雷大作

燭盡滅宣府大冰雹如盤既及將南征陰霾晝晦禁
中水溢壞橋下鐵柱及在南京有物綠色如猪首墮
帝前其拘留婦人之所滿壁若人頭倒懸者突警併
至而梯不少懼致帝遊略無度帑藏空虛海內耗損
車轍半天下六宮怨嗟卒之儲嗣乃至泛舟被溺致
損帝躬付彬導之至此極也十月至通州彬尚欲勸
帝幸宣府矯旨召勲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
國公朱壽指授方略擒宸濠逆黨中宗遠等十五人
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
廕一子錦衣千戶時中外題察無敢稱鎮國公名者

彬在帝前談笑無忌至是以奏答為戲指斥若敵已
朝野益駭異會帝體憊甚左右力請還京彬議乃寢
至京矯旨改團練營為威武團練營自提督軍馬令
秦周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及帝崩廷和用遺命分遣
邊兵罷威武團練營彬內疑稱疾不出稍陰布腹心
衷甲觀變密令秦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
聞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與司禮中官魏竊計因中
官溫祥入白太后請除彬會坤寧宮安歡吻即命彬
與工部尚書李鑑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事竟
將出中官張永留彬鑑飯宮外太后遽下詔收彬彬

覺亟出至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
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擁之遂被執
按其積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周琮並縛至罵彬曰
奴早聽我豈為人擒世宗即位磔彬于市周琮與彬
子勲杰薰熙俱斬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妻楊氏幼子
然女千金萬金貴金發功臣家為奴時京師久旱遂
大雨彬奸貪狼籍從幸南北所至索虎豹犬馬珍異
及四方難致之物諸司競以賄丐免而琮周兗聲勢
亦積賄無算至是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
二百櫃它珍瑤不可數計

錢寧不知所出或云鎮安人韓翥太監錢能家為奴
能嬖之冒錢姓能死推恩家人得為錦衣百戶正德
初曲事劉瑾因得幸於帝寧性環狡善窺伺人主意
又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為義子四年十一月
傳陞錦衣千戶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撫司
累遷至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
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
以秘戲進怙寵自恣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集諸使
樂酣縱為樂復誘帝微行遊幸無度寧日夕侍豹房
帝常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密伺

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諸司事必聞自其所順指惴惴承奉小向背輒請中旨徑行時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觸之立禍有校尉閔三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士不避華杖之校語不避評事沈光大杖繫之寧奏校尉乃隨駕人役擅杖繫不敢違光大華下錦衣衛考訊點光大為民降革一級外調錦衣千戶王汪者與寧親昵挾勢縱恣捷人至死負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寧怒匿汪于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汪乃已自是廠衛勢益赫校卒至部院白事

對卿佐輟稱老尊長卿佐亦辱顏禮之太僕少卿趙
經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宮工乾沒帑金數十萬家蓄
黠姬甚盛未幾經卒寧佯遺校尉治喪迫經妻子扶
櫬出姬妾帑藏寧遂據而有之中官廖堂鎮河南橫
甚弟錦衣指揮鵬倚兄勢肆惡無忌為巡撫鄧庫所
劾詔降級安置鵬懼使其嬖妾私事寧遂得留任寧
每休沐必宿鵬妾家寧既得志造佛寺于石經小窮
極壯麗邀帝遊幸數日乃還子永安六歲為都督養
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寧念貴富已
極而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計無如寧王宸濠宸濠

亦私結寧營復護衛屯田寧願兵部尚書王璦有威
名可倚藉與璦深相結璦時著單刺帽帖裡衣入豹
房侍帝飲酒寧又遣人往來宸濠所謂帝星已明王
有異相事必成成則已封公如徐魏公達而推璦如
李韓公善長寧又令宸濠數進金銀玩好于帝謀召
其世子司香太廟為入嗣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典
寶萬銳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賄于京將
王戚賢家率由賢達寧由寧達帝左右廷臣亦多納
宸濠賄吏部尚書陸完尤與之密及宸濠反帝心疑
寧寧懼乃白帝收繫宸濠所寵盧孔章而歸罪賢賢

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盜殺賢以滅口又致孔
章瘦死莫自全然卒中江彬計帝南征留寧居守寧
私求危從駕既出始得旨彬復間止之使董皇后從
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哉固疑之今果然遂
竊寧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帝還京裸縛寧與陸完
維諸俘行駕前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
萬兩白金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貨無算世宗卽
位磔寧于市繪處決圖榜示天下養子傑等十一人
皆斬子永安幼免死妻李氏妾劉耐驚張碧桃何碧
杏侍兒王寶瓶劉牡丹發功臣家為奴初寧攬權納賄

廷臣奔走恐後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弁持重資
乞鎮守總兵官無不如志都察院經歷錢爰父事寧
使爰伺察有議已者即先斥逐之人或有急因爰賂
寧亦輒得解

許泰江都人都督寧子襲職為羽林前衛指揮使中
武會舉第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充副總兵協守宣
府正德六年七月調遣兵勦賊泰與邵衣江彬俱在
行其年九月泰等敗賊于霸州之平口斬數百人追
擊于東光半壁店再敗之未幾復敗賊于棗強之三
老集及薛官屯擒斬踰四百解楊虎黨也十月賊劉

六冠曹州泰興馮禎卻永擊寇斬首三百乘勝追之
獲擒斬千八百人明年正月賊犯蠡縣及臨城泰等
近在清苑不敢擊為巡撫蕭肅所劾詔停其俸既而
賊奔衛輝泰為所敗總督陸完以聞降勅切責五月
完復劾其調赴萊陽逗遛不進給事中張瓚等亦劾
之詔革署都督僉事新銜仍以都指揮同知辦賊九
月賊平進署都督同知邊留邊兵不遣與彬日侍上
左右賜國姓大得恩寵歷遷至左都督十三年冒應
州功封安邊伯明年寧王宸濠反帝將親征以泰為
威武副將軍偕中官張忠率禁軍先往未至而宸濠

已為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疾驅至南昌窮搜逐
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閭井騷然甚
于宸濠之亂蘇守仁功所以排擠者百方執伍文定
窘辱備至留江西久之始旋師世宗即位廷臣交章
彈劾文定亦備以虐民妬功狀上聞乃下獄論死尋
黃緣貴近減死戍邊

裴德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初為太監裴氏所養
因冒姓裴歷官錦衣指揮同知有寵于武宗賜國姓
為義子正德五年從征安化王寘鐸中旨封為永壽
伯給誥券德無他技能以善造西域食餌特為武宗

所喜至是論西征功中官谷天用馬永成子弟皆封
伯德以義子之首故亦得封明年十一月詔賜東園
太平倉為德私第德請改為公館戶部尚書孫文舉
之謂積貯大藏費國家工役萬萬計正統末京師戒
嚴議者欲移通州糧盡入京倉頃者盜薄文安去通
州一日有欲優中前議者豈可因目前無糧改為公
館臣承乏戶曹此而不言它日聖心悔悟雖加臣重
譴亦無及矣不聽已而竟改為鎮國府駐宣府兵世
宗即位從諫官言下德獄奪爵為民
馬昂正德時歷大同延綏總兵官坐事劾免親復用

一女弟色美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十一年三月周江彬白武宗取入豹房以善歌能騎射解胡語大得幸中旨擢昂右都督與弟昺昶賜蟒衣內庭大璫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旬日間聲勢隆赫時帝在位久儲嗣未生忽納有娠之嬪中外疑賊于是六科給事中呂經十三道御史張淮等公疏切諫御史徐文華給事中殷雲霄又特疏力爭皆不報帝後從數騎幸昂第飲酣召昂宴昂忤旨帝怒而起昂懼遂謝病急賄近侍張忠進其妾帝喜待昂如初擢昺都指揮叢儀真守倂昂喜過望再進美女四人謝恩寵賚

益溪有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姿態殊麗江彬進
之豹房大被寵幸尋被歸數感異夢謂有趙萬興者
來聘當大貴道士張銀扶妖術聞其語即偽稱萬興
滿堂遂從之入山東嶧縣作亂官軍平之斬張獲滿
堂優召入寵幸如故世宗即位調昂兄弟戍邊出諸
女還其家

陸炳其先平湖人祖塋以軍籍隸錦衣衛為總旗父
松襲塋職從興獻王之國安陸選為儀衛司典仗事
世宗于潛邸及世宗入承大統松以從龍恩遷錦衣
副千戶累官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炳武健沉

驚長身火色行步類鶴人見而畏之舉嘉靖八年武
會試授錦衣副千戶十五年松卒炳襲指揮僉事典
領象房尋進署指揮使掌南鎮撫司十八年二月帝
南巡至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
獨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累擢都指揮同
知二十四年閏正月遂代陳寅掌錦衣事帝初嗣位
掌錦衣者為朱宸未久罷代者為駱安安罷代者為
王佐佐有賢聲大猾劉東山之訐張鶴齡兄弟賴佐
得保全佐卒代者為陳寅佐寅皆從興邨來以從龍
恩見用寅亦謹厚不為民害安佐寅皆居職八年至

炳而權勢乃熾遠出諸人上未幾擢署都督倉事十
二月又以緝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驟貴其全列多父
行炳陽故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時相
憂言嚴嵩歡以故日益重常操殺兵馬指揮為御史
所繩詔不問憂言故睚炳一日御史劾炳亂鹽政擅
榜禁小錢諸不法事言即欲擬旨逮治炳窘行三千
金敕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自是疾言次骨及
嚴嵩與言構炳助嵩發言所與邊帥閔節書言罪至
大辟嵩德炳恣其所為且引籌畫閔通賕賂炳勢益
張後仇鸞得寵威震天下凌嵩出其上獨憚炳炳亦

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其所親愛得驚
陰私及驚病亟炳盡發其不軌狀帝大驚立收驚勅
印驚憂懼死至剖棺戮屍先是炳已進左都督三十
年錄擒哈舟兒功加太子太保至是以發驚密謀加
少保兼太子太傅歲給伯爵祿二十三年七月命入
直西苑典徽蒿米希忠等供奉焚修出乘肩輿入則
馳馬恩寵益隆三十五年三月賜進士恩榮宴故事
內閣尚書都御史上坐錦衣列于西帝以炳故特令
居二品之末明年二月疏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
所物料及內府銀錢以數千萬計私役軍士營墳墓

僭擬小陵大不道帝怒下彬鎮撫司拷訊移刑官定
罪與其黨杜泰等三人論斬餘遣戍有差籍其貲銀
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都人快之尋加炳太保兼
少傅掌錦衣如故故事三公無兼三孤者僅于炳見
之炳校點多智善迎合帝意出司巡徼入典直贊自
郊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貴尊寵群臣莫二任
豪惡吏為爪牙多布耳目鉢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
小過輒收捕榜掠文致成獄沒其家所夷滅者不可
勝計積貲數百萬厚自奉養營別宅十餘所威極壯
麗分置妾媵其中鍾鼓帷帳不移而其四方佳麗處

皆有莊宅聲勢傾天下其時嚴嵩父子盡攬六曹事
漁取無厭炳為調停其間無所不聞說四方文武大
吏爭走其門每歲所得亦不貲而其結納權要周旋
善類亦無所吝當是時帝數起大獄縉紳無辜逮繫
者先後接踵炳亟為調護多獲保全又折節士大夫未嘗
構陷一人以故朝士無甚惡之者三十九年十二月卒于
官帝哀悼手詔稱炳為國發逆盡忠直特贈忠誠伯
謚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鐸為本衛指揮僉事命都
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皆異數也隆慶初用鄉
史言下法司窮治遂削炳秩籍沒其產奪鐸及弟太

常少卿煒官復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久之資盡
無可追者萬曆三年繹上章乞免輔臣于謙廷奏請
帝以問張居正等佞言炳救駕功且曰律非謀反叛
逆奸黨無籍沒者况籍沒者不追贓追贓者不籍沒
今二罪並坐似非律意帝憫之遂獲免

邵元節資溪人也幼喪父母出家為龍虎山上清宮
道士從其師范文泰受龍圖龜範元始太虛之學又
師事李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
往遂放浪江湖間世宗初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即
好鬼神說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為言不納嘉靖三年

徵元節入京見于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
禱祀明年雨雪愆期元節屢禱有驗帝益異之又明
年二月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敬元衍範志默束
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
金玉銀象印各一展寵倂至六年乞還小詔許馳傳
未幾趨朝九年正月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壇
預宴奉天殿班二品贈其父為太常丞母安人并贈
文泰為清微崇元守道凝神湛默履素養和演法輔
教真人賜之祭且賜元節紫衣玉帶廷臣噤不敢言
獨給事中高金一言之即下詔獄十一年勅建真人

府于城西初以其孫啓南為右正一魯孫時雍為左
正璽至是改啓南太常寺丞時雍太常博士歲給元
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賜莊田三十頃蠲
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貴溪賜名仙源宮既成乞
假還山中遂奏言臣馳傳至山東為魯橋驛巫所抗
率居民毀辱抵教亭遇李員外舟舟懸內閣牌復為
舟人所侮乞懲究帝大怒悉逮下獄李員外者內閣
李時從弟敗也時上章引罪敗等廷獲譴未幾遣錦
衣官召之令撫按諸司教趣上道舟至路河命中官
迎入賜以蟒服及闌教輔國王印寵賚益隆帝既深

信道教顏柳釋氏十四年夏大興隆寺災不復重建
遂移僧錄司于大隆善寺禁諸僧修齋俗事禁中有
大善佛殿供金銀淫褻諸佛像并金銀寶函貯佛骨
佛牙佛首等物及支離傀儡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
萬三千餘觔計元世所遺也帝見而惡之明年五月
召郭勛李時夏言入視命毀之以其地建太子宫言
諸勅有司瘞于中野帝曰朕思此物智者以汙穢不
欲觀愚者詫以為奇異必欲尊奉今雖瘞之將來寧
無盜發以惑民者不如盡燬之以絕其本言等稱善
乃燬之于通衢數百年穢物一旦悉去時論快之先

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為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七晝夜始罷越三年皇子益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其孫啓南徒陳善通等咸進秩并贈伯芳太初為真人十八年二月帝幸承天元節以病不能從一日晨起方登壇作法忽語其徒曰吾心怔怔然殆將逝矣恨無由一見至尊語畢而卒年八十有一帝聞為出涕即日勅所司議恤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壽禮已而禮官擬謚榮靖不稱肯再擬文康帝遂兼用之曰文康榮靖前此未有也元節無

他方術祇因帝好齋醮而元節勤事不懈遂眷顧不衰
徵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閣敎崇其術
道高士陸虔初削其秩謚

陶仲文初名典真黃岡人好神仙方術常受符水訣
于羅田萬玉山邵元節微時亦往來其家嘉靖中由
黃梅縣吏為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
舍時元節年老思乞身未得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
之不效因薦仲文于帝帝試之良驗嘗以符水呪刺
絕宮中妖莊敎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加寵異十
八年二月南巡元節病不能從以仲文代次衛輝有

旋風繞駕不散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命禳之曰
禳之無益茅當謹籙聖躬耳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
者甚衆帝益異之三月詔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錫
以誥印九月諭吏禮二部我皇祖定制歲舉祈謝天
地神祇大醮為民求福今邵真人既沒此典不可久
廢具封仲文為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
兼一真人領道教事食正二品祿父母及妻贈封如
制先是帝勤于為治日必拜天自章聖太后葬訖遂
倦于勤臨御日稀大臣鮮得進見明年八月欲令太
子監國省事靜攝太僕卿楊最疏鍊甕之杖下自是

廷臣震懾大臣若夏言程鑾嚴嵩輩惟務諂媚取容
而神仙禱祠之事日亟矣俄以仲文子世同為太常
丞塔吳濬從孫良輔為太常博士其年十一月帝得
疾漸瘳嘉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
少傅仍兼少保食正一品祿仲文起筦庫不二歲驟
登峻秩恩寵且出元節上朝野駭異乃請建雷壇于
郟縣祝釐聖寺可之以其徒臧宗仁為左至靈馳驛
往幣而黃州府同知郭顯文監之工費不貲有司不
能時應宗仁以聞帝怒誚顯文吳川典史遣工部郎
何域代幣越益急公私騷然御史楊爵部中劄劄言

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祠語帝大怒悉
下詔獄拷掠錮之十年吏部尚書熊浹諫箕仙即削
其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而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
及之者矣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日
求長生乃至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曠焉不相接
獨仲文得時時進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心
知臣下必議已常蓄怒以待每下詔旨必多憤疾之
辭廷臣蓋莫知所措而匪人如顧可學戚端明朱隆
禧輩咸得緣是以進其後妄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
業至死而蔽嵩以虞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致朝

無正人士鮮譏論皆由帝好神仙致之也二十三年十一月大同獲謀者王三帝歸功上玄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故事三孤無一人兼領者僅仲文見之明年八月仲文請詣太和小建醮祝聖壽命兼傳符尋還朝又明年八月以聖誕加恩進封神霄紫府蘭範保國弘烈宣散根法通真忠孝兼一真人改給誥印二十六年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許之俄以六載滿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學士休庵子世恩為尚寶丞仲文尋往王屋天壇小建醮還詣賜勅設官鼎供祀事遂致提點一人如其請明年八

月復以聖誕加恩給伯壽俸授其徒郭弘經為清微
輔教志靖宣誠高士王永寧為清微輔道翊範通真
高士並錫之印都御史胡纘宗之下獄也連及數十
人禍將不測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雨土雨蠹
霾霧四塞不睹天日者凡三月帝疑之以咨仲文對
言慮有冤獄得兩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
悉從輕典果得兩乃以平獄功封仲文為恭誠伯給
事中張秉壺言至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
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為己力于是仲文疏
辭帝報曰卿祝釐保國祈禱雨暘數著明效若鞠獄

非鄉事也。以此為謝，似非宜。可需。後命至八月聖誕，
竟中前命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仲文乃
進先後賜賚月俸凡萬金及幣二百疋，助遣費。帝優
詔褒納，仇鸞之追殺也。下詔稱仲文功，增歲祿百石。
蔭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
演昇建大清橋，濰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
一脈，長數丈，類有神相。臣已助募萬五千金，猶不足。
乞佐以內帑。帝即發銀如俸，文所募時建，立數于湖
廣、太和山。既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仲文偕
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年聖誕，加恩蔭子錦衣百戶。當

是時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不絕簡文武大臣及詞
臣當意者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其人率不次超擢予
是詞臣皆舍本業爭上巫覡之說以取媚而海內無
藉奸人若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
王之屬咸奔走闕下以燒煉符呪之術熒惑天子天
子悉收而用之冀得延年却老然其人不久皆敗獨
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一時縉紳亦有藉以干進
周寵者致黃冠羽服之流充塞都下又創為二龍不
相見之說至青宮虛位者二十年此則仲文之罪也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皇都仙

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
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
天后孝烈皇后為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
化元君帝自號聖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
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恩仁
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
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聖統元證應
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明年仲夏
有疾乞還山許之乃獻還歷年所賜蟒玉金寶法冠
及白金萬兩且言臣幸蒙恩子孫甥壻咸獲顯榮慮

身後不能保帝納其所獻優詔慰諭仲文既歸帝念之
不置明年六月遣錦衣官存問賜賚優渥且命有司
以時加禮改其子尚寶少卿世恩為太常丞兼道錄
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仲文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
然小心慎密不敢恃寵恣肆故始終眷顧不衰年踰
八十以三十九年十一月卒帝聞痛悼葬祭視邵元
鄒故事特謚榮康惠肅世恩後至太常卿隆慶元年
坐與王金偽製藥物下獄論死仲文秩謚亦追削
既朝用合肥人以燒煉術干鄒勛覲進用勛試之良
驗朝用因言所化銀背仙物用為飲食器當不死勛

信之即製為器一日帝諭助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
向用仙銀器盛食今欲設二親几筵上不得及八廟
欲通奉又迫期難辦若何勛即以所製器百餘進之
曰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帝大悅增勛歲祿百石陶
仲文因薦朝用于帝時大工頻興度支告訕朝用缺
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食正
五品祿朝用既受養請歲進數萬金資國用帝益喜
已試其術不驗其徒有王子岩者害朝用寵攻發其
隱惡日聞仲文所仲文懼為已累上章自理請收繫
于岩責朝用歲辦數萬金供司空費帝曰黃白之術

自古有之然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以其
足代民膏血耳屢試不效彼自作奸何預卿事予若
朝用俱執付鎮撫拷訊先是朝用所獻銀印出勛帑
以幻術攝之者既事敗帝亦沒疎勛其明年勛亦下
獄朝用乃脅勛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賣奏帝怒遂
誅死時有胡尚充者麻城人自稱中書舍人偽為真
人恭誠伯文勝詣雲南定遠縣取龍涎香至則于石
峒懸崖間集徒役結梯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段
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以幣勦大
吏爭相饋遺黔國公沐朝弼亦厚賄之事聞達下詔

獄亦論死有江得洋者龍虎山道士也自言奉詔詣
四川鶴鳴山掛榜撫按以下俱行重賂運至荊州持
勘令有所需求郡守詰得其奸狀獲所販少女及馬
羸以數十計從行者七人俱抵法得洋逃去又有奸
徒矯詔往雲南勸足山建醮者自稱大真人府外教
梁進材巡撫呂光洵信之命有司設供具事竣疏聞
帝怒令錦衣緝捕竟不可得蓋是時方士勢張故奸
人詐冒如此

龔可佩嘉定人出家之崑山為道士為人穎魯無所
知識衆咸厭賤之然習道書能通曉道家神名帝方

度事焚修可佩來京師依閹仲文居仲文薦之帝得
召見遂娶妻有室家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可佩考
問道家故事俱愛之得為太常博士已而帝命可佩
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帝詣西
宮問可佩何在奄人不悅可佩者譖之曰可佩但嗜
酒升安肯教宮人帝怒使使偵之使者妄報可佩已
醉員外郎邵叅所帝益怒即執下詔獄并逮叅俱杖
六十可佩竟杖死叅亦奪官時嘉靖四十一年九月
也叅與可佩故無交一時無敢白其枉而可佩屍暴
露河側為群犬所食迄無收恤之者

藍道行方士也以扶鸞術得見帝自言能役鬼物懸
判吉凶帝大信幸之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
之所答多不如旨帝以咎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
行啓視而後焚之答具如旨帝喜因問今天下何以
不治道行假箕仙答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問誰
為賢不肖答曰賢徐階楊博不肖則嚴嵩又問果爾
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
鄒應龍劾嵩跪上帝即赦還已嵩詞知道行所為欲
殺之厚賂帝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不法事遂收
下詔獄坐斬竟死于獄中

胡大順者陶仲文同縣人黃緣仲文獲供事璽濟宮
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其後覲復用偽
撰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
祖授大順三元太冊用黑鉛取白名先天水銀鍛之
則成青霞玉粉神冊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從
妖人何廷玉賁入京因左演法監田玉左正一羅萬
象以通內官趙樞獻之帝田玉者鐵柱觀道士嚴嵩
罷歸至南昌值聖誕延田玉為帝建醮田玉自言能
書符召鶴嵩試之驗會御史姜儆訪法秘至嵩索田玉
所藏諸符錄進獻田玉亦自以召鶴諸術託儆附奏

得召為演法與萬象並以扶鸞術供奉西內因交歡
楹時帝方幸此三人故廷玉厚賄之以進帝覽其書
問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
玉等遂詐為聖諭徵之至則屢上書求見且求圖書
及建宮地帝語徐階曰胡大順又至必田玉等因朕
問及妄召之來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
百孽擾宮若有使之者今大順可復用耶對曰此輩
皆無賴小人不畏國法而田玉尤甚觀其妄自傳諭
可知至扶箕之說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
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孽已久似非通行所致

且不能必其用後孽遂不生臣謂宜治之以法帝悟
遂報曰田王無狀去冬代廷王進水銀藥遂詐傳密
旨徵取大順不治無以徵將來階對水銀不可服食
詐傳詔旨罪尤重尙置之不問群小並無忌互相朋
結恐釀大患乞聖明速斷乃命執大順田王萬象等
下錦衣獄不知其奸由楹也比錦衣上獄詞帝疑其
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詔旨至重尙聽其矯傳
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不可不重
治乃下諸人法司令重擬楹具密奏區殿楹中伺間
出伏帝前為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

交通狀遂付法司與大順田王萬象廷王元王並論
死繫獄時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也極尋瘐死帝以逆
囚當顯戮怒所司不如法奏請責對狀尚書黃光昇
等引罪詔停司官俸獄吏論如律是時有前朝後朝
之說前朝所進者諸司章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
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賴帝晚
年漸悟其妄而政府力為執奏故諸奸獲正法云
王金者鄆縣人初為國子生以睡毗殺人罪當死知
縣陰應麟雅好黃白術聞金有秘方為之解得末減
金遂逃之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以仙酒獻文華

謂服之却老文華以獻帝及文華視師江南金落魄
無所遇一日帝于秘殿扶筴言服芝可延年遂使使
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殆無虛日盡積于苑中中使
常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賜金因厚結中使得芝
萬本聚為一山號曰萬歲芝山又偽為五色龜欲因
禮部以獻尚書吳山素知金無賴且悉其詐偽狀不
為進及山罷職金遂自進之帝大喜諭禮部龜芝五
色既全五數又併豈非山仙之賜乃遣官告太廟禮
官袁煒率廷臣表賀而授金太醫院御醫時嘉靖四
十一年四月也先是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再帝喜

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寶殿及太廟進宗
憲秩百官表賀已宗憲獻靈芝五白龜二帝益喜賜
金幣鵠衣告廟表賀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
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淮王獻白雁二帝曰天降
祥羽其告廟嚴嵩孫鵠獻玉兔一靈芝六十四藍道
行獻瑞龜遣中官獻太廟廷臣表賀未幾兔生二子
禮官請謝玄告廟表賀許之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
玄恩重示延生之祥特遣謝玄告廟兔賀已而又生
子四其四各生二子又生五子皆稱賀其他若西苑
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當是時陶仲文已

死嚴嵩亦罷政藍道行又以詐僞坐誅法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色色不樂中官思所以娛之因設詐誑帝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于御帳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虎亦生二子于是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時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衆然帝知其多妄亦不甚信獨先是豐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冊但賜冠帶銀幣即遣還至是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詔

但留覽竟無所寵錫金思所以勸帝乃與世父及陶
世恩陶做劉文彬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
七元天橋獲國兵策與所製金石藥並進其方詭秘
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然世恩竟得遷太常卿做太醫院使文彬太常博士
無能發其奸者及世宗大漸遣詔歸罪金等命悉正
典刑五人遂論死繫獄隆慶四年十月高拱柄國盡
反徐階之政乃宥金等死編口外為民

顧可學無錫人舉進士歷官營繕郎中正德十二年
出為浙江左叅議言官劾其在部時侵盜官帑可學

懼黃緣獲休致去家居二十餘年鬱鬱不得志其僕
進用賄世宗好長生而同年生徽寓方柄國乃厚賄
寓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石服之延年却老寓為
言于帝帝即遣使賫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詣闕謝
遂命為右通政寓寓家尚煉秋石嘉靖二十四年京
察可學自陳吏部議休致帝以有調獲勞特旨留用
其年八月起拜工部尚書明年八月以聖節推恩改
官禮部二十七年復以聖節加太子少保尋乞假遷
塋詔許馳驛還朝遇聖節再加太子太保時盛端明
亦以方術承帝眷然頗知耻閉門不通賓客可學則

揚揚自喜請囑公事納苞苴不從則脅持其短人咸
畏而惡之三十五年帝惑箕仙言謂用芝草為藥長
生不死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于何所求之
可得否尚書吳山博引本草黃帝內傳漢舊儀王充
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為瑞然服食之法世未
有傳即所產之地亦未敢預擬乃詔有司採之五嶽
及太和龍虎三茅琳雲鶴鳴諸山且訪之民間無何
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臣民來獻者接
踵于道是時又有採銀礦採龍涎香之命使者四出
紛擾諸方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論者咸歸咎于可學

仲文馬可學尋以年老乞休三十九年八月卒詔賜祭葬謚榮僖端明廣東饒平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正德十四年出為浙江提學僉事歷南京尚寶卿嘉靖六年擢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居二年以經筵進講詞氣迫切復遷故官累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未幾劾罷家居十年謀再起乃自言通曉藥石服之可長生由陶仲文以進帝以問嚴嵩嵩亦贊之遂召為禮部右侍郎尋拜工部尚書其改禮部加太子少保皆以聖節加恩與可學並命然二人但食祿不治事供奉藥物而已端明散歷中外頗負才名晚由

他途進用士論耻之端明亦內不自安久之引去以
二十九年卒于家賜祭葬謚榮簡陰慶初典可學並
褫官奪謚有朱陰禧者崑山人由進士歷兵科都給
事中順天府丞坐大計被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
和山陰禧邀至其家以所傳長生秘術及所製香納
祈代進仲文還朝奏之帝悅即其家賜白金飛魚服
陰禧入朝謝恩覲留用帝以大計罷閒官例不復起
但加太常卿致仕陰禧既還復以時進獻帝益悅居
二年聖節推恩加禮部右侍郎仍致仕會有遷警詔
舉廷臣知兵者仲文乘間薦陰禧帝曰師言固當但

祖宗法不可廢卒不用既卒其妻請卹典為禮科所
駁禮部亦執不予帝特諭閣臣隆禧所進方藥香衲
朕服之至今可特予之不可例禮臣乃受命隆慶初
統官帝晚年愈欲長生求方術益急而仲文可學輩
皆已死意不自得四十一年冬乃命御史姜儆王大
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儆江南山東浙
江江西福建廣西廣東大任畿輔河南湖廣四川山
西陝西雲南貴州兩人徧行採訪以四十三年十月
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
皆庸妄無異術帝特以名收之異遇其真乃擢兩人

侍講學士賚銀幣秩等賜第京師傲不自安尋引退
大任入翰林不為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
兩人所進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吏部言傲等
奉命採訪似非希覬但其巡方時頗遭物議法宜奪
職從之

論曰佞倖之害至方士尤甚憲世二宗雅號英主未
便昏庸而牧省常恩元節仲文之輩以醢齊鄙事焚
惑矯誣遂乃恣縱猖狂震駭天下此之文成五利寧
有遜乎嗟嗟荒誕恠迂之說蓋自昔而譏之矣勿論
秦時甘泉汾陽寶鼎徒滋擾費即老人牽狗萬歲山

呼誰其見之而誰其聞之堂堂天子披素羽而立白
茅未知成何觀象而五芝九莖一茅三脊亦豈人間
服食之所宜哉嗚乎蓬萊方丈徒虛語耳黃帝不死
何有冢耶二宗之篤信不疑抑已過矣